

孫立人案

相關人物訪問紀錄



訪問：
陳存恭
紀錄：
萬麗鵬
蔡惠如

Oral History Series No. 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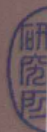
A Special Collection of Reminiscences the Political P Case of Sun L

Interviewer: Chen Tsun-kung

Recorders: Wan Li-chuan, Tsai Hui-ju, Kao Hui-jiun, Wu Mei-hui



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, Academia Sinica
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(91)

孫立人案相關人物 訪問紀錄

訪問：陳存恭

紀錄：萬麗鵬、蔡惠如、高惠君、吳美慧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／陳存恭訪問；萬
麗鵬等紀錄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中研院
近史所，民 96

面；公分。--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
所口述歷史叢書；91)

含索引

ISBN 978-986-00-9910-2(平裝)

1. 中華民國－傳記 2. 中華民國－歷史－

38- 年 (1949-)

782.18

96009990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(91)

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

訪 問／陳存恭

紀 錄／萬麗鵬・蔡惠如・高惠君・吳美慧

出 版 者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發 行 者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

電話：(02)27822916・27824166

劃撥帳號／1034172-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

訂 購 處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

電話：(02)27898208

傳真：(02)27898204

E-mail: mhbooks@gate.sinica.edu.tw

排版印刷／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16 號 8 樓

電話：(02)82278766

初 版／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

一版二刷／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

定 價／平裝新台幣 200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(平裝)ISBN-13: 978-986-00-9910-2 GPN 1009601431

弁 言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歷史訪問計畫，早在民國四十六年五月，即由籌備主任（嗣任首任所長）郭廷以開始擬訂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、政治、外交、文教、經濟、社會等各方面人物，請其自述生平，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，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。經過年餘的籌劃，於四十八年十月正式展開工作。七十三年春更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，成立口述歷史組，擴大進行訪談紀錄。至今則由口述歷史委員會負責推動進行。

口述歷史資料，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。民國以還，內亂外患交相迭乘，史料損失，不可勝計。近五十年，不同人群所累積的臺灣經驗，亦值得我們珍視。而對歷史真相的瞭解，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，這些筆錄，對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。為使訪問紀錄廣為歷史學者參考，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（或其家屬）同意，陸續刊印出版，列為口述歷史叢書。

本所訪問人員進行訪談工作時，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，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，不予刻意修飾。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，視為定稿。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，或有涉及價值判斷、個人恩怨、政治立場，而紀錄或有語意不清，印刷或有手民誤植，尚祈讀者賜函指正。

中央研究院
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 謹識

目 錄

弁言	iii
周以德先生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萬麗鵬 1
潘德輝先生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萬麗鵬 7
陳良燠先生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蔡惠如、高惠君 19
張茂群先生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蔡惠如、高惠君 31
王霖先生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蔡惠如 39
附：孫案小角色自述	王 霖 48
王學斌先生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蔡惠如 53
李獻琨女士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、吳美慧 紀錄／吳美慧 61
王筠先生訪問紀錄	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萬麗鵬 69
附錄一：竹階七十自述	王 筠 115
附錄二：我的父親	王樹槐 137
附錄三：王筠先生大事年表	王樹槐 167
附件一：聲請非常審判	176

附件二：陳情書	184
附件三：致陳存恭先生函	189
索引	191

周以德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／陳存恭

紀錄／萬麗鵬

時間／民國 77 年 8 月 17 日

地點／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

追隨先父參加緝私總隊

我是浙江嘉興人，生於民國 12 年 12 月，民國 26 年抗戰開始時我只有 14 歲。這一年，家父周兆熊先生在稅警總團擔任軍需尉官，在孫立人將軍麾下工作。七七事變繼以八一三事變，展開全面抗戰。9 月初，稅警總團調上海作戰。11 月，孫先生負傷退出戰場，並至香港療傷。上海撤退後，稅警總團改編為四十四師，整訓後調守蘇北、豫東，在河南被打散後，改編為第八軍。

民國 27 年 3 月 1 日孫先生到長沙，在宋子文先生的支持下成立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，這時期是草創期，專門收容老稅警團第八軍失散的幹部。家父也在 27 年 3 月帶著我們自家鄉到長沙。在抗戰前後，軍官並非終身職，可依自由意願去留。當時家父 7 月參加了緝私總隊行列，仍擔任軍需尉官之職。27 年 8 月，長沙大轟炸後，緝私總隊遷

入都勻，家父帶著全家人，隨部隊由水路坐船到達貴州。

28年3月底，我本欲繼續入學就讀，但因事隔已一年多，且需降級就讀，也就未再入學，投身軍戎，參加緝私總隊，擔任上士文書之職。28年9月底，又調到第二團，唐守治是團長，擔任准尉秘書之職，當時陳鳴人是擔任營長之職。29年又調到都勻總團部。30年在教練所受訓。30年12月部隊奉令出發到貴州安順，改編為陸軍新三十八師，部份人仍留在都勻，我擔任軍需之職，管理服裝裝備、補給之事。改編完成之後，我們就到貴州興義待命。

入緬作戰與退往印邊

民國31年3月，部隊由貴州行軍到雲南，自安寧再坐車到臘戍，集中於緬甸首都曼德勒，不到一個星期，戰事就發生了。第一天我奉命去領汽油，並送兩車彈藥給一一三團，因為軍械處派不出車子，就由我代送。到了第二天，到達一一三團所在，而一一三團卻已不在了，找到一位英國顧問，他說：「一一三團昨天已到，正和日軍作戰，這一路上可能有危險。」他並為我們指出路線。之後又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，找到一一三團，把糧食、彈藥交給他們。當時看到很多負傷官兵，曾留下幫忙照顧。

不久，孫先生也趕到此地，仁安羌仍未解危，戰況激烈，由孫先生親臨指揮。一一三團第三營營長張琦在此役中陣亡。我當時又回到曼德勒，而整個部隊在當晚向前推進，將英軍解救出來。之後英軍見到中國人都豎起大拇指，我們也分送糧食給他們。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仁安羌之役是中國人在世界上最光榮的一仗。

仁安羌之役後，我就一直跟著部隊走。當時日軍已突破緬、印邊

界防線，臘戍失守，緬甸到中國的路也被切斷。總部就下令集中部隊，立即撤兵。最初奉命將部隊撤回雲南，而在我們還未到達緬北重鎮八莫時，日軍已先一步佔領八莫地區，第五軍新二十二師、第六軍新三十八師就無法通過此地。而第五軍九十六師、二〇〇師走經騰衝的另一條路，傷亡也極為慘重，二〇〇師師長戴安瀾也在撤退時陣亡。

我們的部隊是跟在二十二師後面，晚上都沒有休息等待命令。當時孫先生在第五軍軍部和杜聿明開會。杜聿明認為三十八師可以掩護二十二師撤退，渡過野人山到印度去。孫先生說：「掩護可以，可是不能跟在你後面，因為野人山沒有食物，我們在你後面，可以吃的東西更是所剩無幾，根本沒辦法走。」這是孫、杜兩人衝突的開始。孫先生將部隊掉回頭走溫早，在前方一二團陳鳴人部隊已和日軍接觸，戰況激烈。當時有一位英國少校顧問 Major Martin 他說：「我知道有條路可以到清德溫江江邊，我願意帶你們走。」過了兩個禮拜，我們就撤退到印度邊境的英法爾城，依國際慣例，他國軍隊進入邊境，一定要解除武裝裝備。Martin 就到城內和守將交涉說：「這支部隊曾解救了七千名英軍，是我們的同盟軍，不是外國的軍隊。」可是這位英國將領沒辦法作主，Martin 只好要求我們解除武裝，當晚又進入備戰狀態。那時山上雖有英軍防守，日軍也可能攻上來，是一個腹背受敵的情況。第二天，英國駐印總司令來電話給英法爾城將領說要熱忱歡迎我們，給我們安置和補給，也不需要解除武裝。在此地住了一個禮拜，我們就坐車到阿薩姆省，整理休息後出發到達藍伽，此地為英國拘禁自歐洲戰場擄獲之義大利軍隊所在，後來將這些義大利軍隊移送到別處，我們就在此地進行訓練。當時我的職務是中尉軍需，負責服裝補給之事。我們翻越野人山後，官兵們的衣物都丟光了，到了藍伽以後才得到英美的補給。

反攻緬北

當時新三十八師隸屬於中國遠征軍指揮部，羅卓英是指揮官。後來新二十二師來了以後，就改為中國駐印軍指揮部，而由 Stiwell(史迪威)擔任總指揮官。部隊在藍伽不到一年時間，由國內空運來很多新軍補充，恢復了軍力，新三十八師再移防雷多，等雨季過後，準備反攻緬北。

反攻緬北是新三十八師所面臨最艱苦的作戰。打了一年多，消滅了日本三個精銳師團，從密支那打到八莫、臘戍，在畹町和衛立煌部隊會師，並打通中印公路。新三十八師在密支那時擴編為新一軍，孫先生擔任軍長，而我一直擔任服裝補給之事。當時中國軍隊皆穿著英、美式軍服，但帽子的帽徽卻是從國內運去再釘上的。

接收廣東與東北戡亂

民國 33 年，中印公路打通之後，部隊由空運，或搭車走滇緬公路，經雲南，於廣西南寧集中部隊，再向廣東攻擊前進，收復鬱林後再向前推進。民國 34 年 8 月日軍投降後不久，新一軍奉命全速前進，在廣州受降。到達廣州時，日軍還沒有完全撤走，他們擔任掃街工作，很有禮貌，待命遣送，軍紀非常地好。

35 年初，廣州部隊奉命調東北，時長春已失守，林彪打下四平街之地。這時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服裝問題，因為我們要從緬甸攝氏 40 度的天氣來到零下 40 度的東北，是需要大批禦寒的衣物，我就一直往來於廣州、九龍之間，一方面接收美軍裝備，一方面將裝備分發給經

九龍的各部隊，但因東西很雜亂，不規則，對於用法、用途也不清楚，所以有無法配合的情形。在九龍的補給，只有食物，沒有彈藥，美方也知道我們是要去東北，這也是最後一次的補給，剿共戰爭並不為美方所支持，給我們物資只是扔掉戰後剩餘物資的包袱，美方並不願背負一個支持國民黨打共產黨之名。而美方補給效率極高，供應了所有禦寒衣物。抗戰期間在租界法案下，美方盡可能供應物資，日本投降後，美國結束了軍事行動，復員極快，就美方立場來說，剩餘軍用物資是一種累贅，所以就便轉交給中國，因此有所謂「善後救濟物資總署」組織，任何東西皆以三毛美金一磅來計算，全部賣給我們，不過我們從來未付過錢，後來就不了了之。

東北作戰，我們還在松花江畔德惠對岸搭橋頭堡時，三人小組也在長春開會（即馬歇爾調停）。孫先生於 35 年到東北，36 年 5 月奉令調離長春，而由潘裕昆接任新一軍軍長。四平街之役時，我仍在廣州，直到打下長春之後，我才到東北的，不過在 36 年 9 月，我就攜眷離開長春，當時正是長春第五次圍城之時，輾轉經天津到北平，於 36 年 12 月直接坐船到基隆，39 年調職於聯勤總部，孫案發生後，我並未受到牽連。

潘德輝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／陳存恭

紀錄／萬麗鵬

時間／民國 77 年 8 月 17 日下午 14:30-16:00

地點／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

投筆從戎

我是浙江人，年僅十五歲即加入國民黨，由於是中央委員介紹，故未做過預備黨員。民國 26 年考入浙江大學政經系，時值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在招考青年運動的工作人員，乃被吸收至浙江省黨部任青運幹事。由於身兼青運幹事，得以經常往來各縣市鎮為抗戰準備做宣傳，並發動青年男女投入抗戰行列，譬如至戰地勞軍。八一三戰事起，我就曾以學生身分，組織戰地慰勞團，前赴上海戰地，因而受傷。上海會戰結束後，偶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發的「日軍在華暴行錄」小冊子，見日軍在我淪陷區強姦殺人的種種惡行，乃決定投考軍校，並在浙江金華應試。

民國 28 年考入軍校十七期，在湖南武岡入伍，至民國 30 年止，計約受訓兩年餘。時十七期有十個分校，我在第二分校，人數約五千

餘，分散在武岡各地受訓；至於選考第二分校的原因，是由於分校主任李明灝將軍個人道德、學問受人尊敬且訓練嚴格，故畢業學生深受我國軍各部隊之歡迎。

入緬作戰

民國 30 年畢業，在第九戰區野戰部隊做幾個月的排長後，考入陸軍大學參謀班第四期受訓一年，未及畢業即因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羅卓英將軍來甄選幹部，我應徵入選，就跟隨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於民國 31 年春赴緬，在司令長官部任參謀職。在緬甸沒幾天，除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在仁安羌打了一次勝仗外，前方即告撤退，此時羅卓英臨時命我就地組織特務連，因為缺士兵，我就臨時在曼德勒收容了前方潰退下來之散兵游勇約一百四十餘人，組織成一個連以便掩護指揮部。及至日軍抵達曼德勒時，我軍各部已撤離，我即跟著第五軍的後面，經過七十四天爬過野人山，於 31 年到達印度的雷多，不久即移駐藍伽整訓。32 年春遠征軍改組，第一路司令長官部撤銷，另成立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，我任指揮部參謀，並參加當地所辦之美國戰術軍官學校第一期，受訓一個月，後調將校訓練班服務。這時，我一方面做參謀，另一方面亦為我們駐新德里陸軍武官處聘為助理武官，負責連絡業務。這是因為我曾受過專業訓練，我的語文能力亦能配合。

緬北反攻

32 年由緬甸撤退的部隊，有二個師集中在藍伽，經過數月整訓，並調原在四川之二十五補訓處至藍伽編成新三十師，師長胡素乃黃埔

一期。此師加上原來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師，孫立人的新三十八師，共編爲一個軍，即新一軍，軍長鄭洞國，我奉調軍部參謀，負責戰地情報之蒐集。此前，我亦曾奉派赴緬北、泰北及滇緬邊區等敵後，負責調查兵要、地志凡三個月，待我回印度時，孫立人的新三十八師二四團已推進至印北阿薩姆省之卡圖，並進入緬北以掩護築路並準備作戰了。此後，我就經常在前線，直到第一期的緬北攻勢在攻克密支那等地完成後，部隊整訓期間，我回新德里任助理武官。這時在前面的部隊亦重新改編，新一軍擴編爲兩個軍：以廖耀湘之新二十二師爲基礎，編爲新六軍及孫立人之新三十八師爲基礎，編爲新一軍。原新一軍軍部的幹部均爲廖、孫雙方所爭取，廖要我去新六軍，因廖爲黃埔六期學長，正巧孫立人因事到新德里，他以我是新一軍軍部的人，應該回新一軍繼續工作。我即毫不猶豫的答應一定回軍部。

緬北第二期攻勢開始，我就回到孫立人的軍部中，那時我們部隊正在圍攻八莫，我歸部後孫立人即命我赴八莫戰地觀察，我遵命前往戰地，當晚飛回將戰地戰況向孫立人報告，並建議將戰地團長一一三團團長趙狄調職，因趙有畏縮不前之態。孫先生這人有個好處，只要講得有理，他立刻就辦，遂免去了趙狄的團長職務，改派王東籬繼任，兩天後就攻下八莫。佔領八莫後我軍的攻勢就很順利，南坎、臘戍(民國34年3月8日攻下)，不到四月即與緬北方面英軍會師。稍後，由於滇緬邊區的擺夷族女子多美麗且溫順，以致有不少官兵留在那裡，做了逃兵。孫先生就派我至會師附近的南坎，一方面做戰地行政官，收容逃兵；另方面亦就近監督修整歷年來陣亡將士公墓。至6月底始奉調隨部回國，準備反攻，而英國人亦不希望我們在此久留。

接收廣州與調奉東北

回國後，因當時在國內西南的反攻部隊分爲四個方面軍（第一方面軍盧漢、第二方面軍張發奎、第三方面軍湯恩伯、第四方面軍王耀武）。新一軍列入第二方面軍戰鬥序列，我們由國外空運廣西南寧，任務爲打通廣州灣海口，正當我軍向廣州灣展開攻勢，抗戰即告勝利。

勝利後，孫先生奉命率新一軍接收廣州，他先派我到廣州作接收準備。接收期間相當順利，如陳璧君等奸僞財產，都由我沒收保管；奸僞的黃金、珠寶之多，必須用麻袋才容納得下，陳璧君一人的飾金就要用三個麻袋來裝，鑽石也裝了個小麻袋，那時我們雖窮，但接收清點，一一登記，全數皆交張發奎往上呈送。稍後聽說部隊要開往日本，擔任佔領任務，孫先生乃派我先去香港，擔任聯絡，後來是和其他部隊開往東北，如第八軍、第十三軍和我軍等，都要在九龍登船，於是我就在香港碼頭負責船務交涉。當時英國駐香港的陸軍總司令菲斯汀中將（General Fistin），在緬北作戰時曾任英軍三十八師師長，指揮數個旅，其中一個西非七十一旅在緬北被日軍三十三師團打散，我曾予以收容，在緬北我與他們有此交情，故工作尚稱順利，曾以兩個晚上爲我們改建好登陸艇，使五十四軍、第八軍、第十三軍、新一軍皆順利登船北運。至於新六軍是接收上海。

攻克四平街

部隊去東北時，我仍留在香港，時孫立人將軍則應艾森豪將軍之請已赴歐參觀，由副軍長賈幼慧代理其職。不久，在東北的新一軍軍